

南太行风雅

□张国声

太行山,八百里,自古及今,热闹非凡。

这热闹,南太行尤其。据传,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女娲、精卫发现太行山的嶂石岩是天然超级石材,补天填海,无可替代,这里的石材从此便名扬四海。后羿发现这里是得天独厚的射击场,精准射落多余的太阳才得以四季分明,天下苍生出苦海。于是,这里又成为仙界阆苑。还有神匠鲁班,看峰峦层叠,山遥路远,巨斧一挥,大山开了豁口,后代子孙得以畅行天险。

各路大神们忙得不亦乐乎,那些滚滚红尘中的文艺范儿们也不甘寂寞。“诗仙”李白望着太行满天飞雪,慨然长叹行路难。白居易倒是勇者无畏,不经意间摔了一跤,太行羊肠坂因此千古名传。更有甚者,以山涛为群主的那七位整日喝酒唱歌,哭哭无常,居然也成了“网红”,醉卧的竹林变得活色生香。还有那位隐士孙登,披草编,甩长发,神经病似的天天学狼嚎吓唬人,居然也有“嘤台”传世,后世“粉丝”纷纷打卡,文艺圈真是有意思。

安阳西部林虑山,为南太行之一段,充其量也就百余平方公里,若论自然体量,可谓整个太行山的九牛一毛。但是,我们可千万别小觑这片山体,倘若论文化体量,这片山体足以支撑起千里太行的大半壁江山。

五代时,一位画画的高人,踏遍千山万壑,偏偏看中了林虑山之洪谷。耕种山田,隐居画画,其笔下的《匡庐图》,大山堂堂,高深回环,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高人乃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名荆浩,自号洪谷子,他给了林虑洪谷多大的面子啊。凡人洪谷者,都会去高人的隐居处闲坐,沾沾大师的仙气。

金代大家王庭筠,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诗书画绝伦,被公认为宋朝的“文坛盟主”。这位老先生饱经宦海沉浮,遂寄

情山水,独钟钟情于林虑山之黄华,在此隐居读书,潜心创作,前后长达十年,有《黄华集》和诗词碑刻存世。王庭筠自号黄华老人,后人尊称其为王黄华,可见其爱山如痴、山人合一的心境。据传说,他常在黄华山的飞雪亭旁,漱石枕流,对酒当歌,他的那些诗朋酒友们,想必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

古代文艺圈的名人,喜欢林虑山的一大把。曹操写“艰哉何巍巍”,高适写“峨峨半天色”,郦道元忙着写《水经注》,李白写“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还有那位写“问世间情为何物”的元好问,于林虑山慷慨留墨14首。“北宋五子”之邵雍,在其家乡邵康庄,创作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传世名作。黄华山的巨幅摩崖石刻“何处得来”,飘逸洒脱,赏心悦目,专家考证疑似出自欧阳修之手。

可见,在华夏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艺圈儿与林虑山的笔墨情缘,从来就没有中斷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天河红旗渠震惊世界。红旗渠也给了文艺家们创作的灵感。郭小川、穆青、华山、袁瀚等著名作家在红旗渠畔,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有温度的作品。郭小川在此创作的著名长诗《痛悼敬爱的周总理》字字泣血,成千古绝唱。

庚子之夏,林州档案馆收藏的巨幅画作《红旗渠颂》突然火爆网络。此画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红旗渠为背景,生动形象,大气磅礴。曾经在四所餐厅长期悬挂,后几经辗转,被档案馆收藏。该画身世一经披露,立刻吸引了众人眼球。巨幅画作的作者,居然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创作者,周令钊先生和他的两个弟子,一是黄润华,一是张凭。名师高徒,联袂出手,天河巨作,横空出世。据专家估价,此画价值应在千万元以上。

林虑山是艺术家永恒的主题,也是艺术家肥沃的土壤。他们脚踏泥土,植根乡野,作品中浸润着太行的气息。整整两年

前,于林虑山下的红旗渠文化产业园内,林虑五子书画作品展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五子者,曰秦雨、葛晓东、郭爱德、侯君明、秦纪明,林州书画界之翘楚者也。

在作家的作品中,林虑山更是无处不在。在著名散文作家唐兴顺的笔下,林虑山是“上帝的雕塑”,鲁班豁是“大山的窗口”,乃至山中那个放羊的路四、通往老祖庙的半山客栈,都是唐先生笔下生动的素材。他的散文集《山中人语声》写尽了太行风物和人生百态。以至著名作家卞毓方说,读唐兴顺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想起沈从文和汪曾祺。

身居安阳的林州籍作家王兴舟,对家乡的山水亦难以释怀,著有《太行风土小记》。《散文》月刊主编石英说,王兴舟拿太行山“下潜”,他能在奇山异岭,飞瀑怪石,乃至蛇性蝉鸣,板栗野韭中,抠出大自然深藏的奥秘。

还有作家陈才生先生,他的《林虑山纪事》得到众多读者的赞赏。他写发了财的牛三,写修渠的二木楞,写“林虑山房”的孟新宇,写桃花雅居的宋海鸥,写“快板王”的秦易,还写韩家洼,写齐街村,写黄华石刻,写古城。作家江月说,读陈先生文章,有雅事有野趣,句短情长,如饮陈酿。

今年端午节前夕,太行大峡谷苍溪河畔的琴台,再度演绎了一场桃花雅聚的“大咖文艺汇”。安阳文艺界之名流书家刘颜涛,教授扬子、自在、三闲斋主,作家秋湖斋主、布衣、闫震、“梅馆”诸大家等悉数参加,大峡谷瞬间刮起了一股“文化旋风”,文友们津津乐道喻之为“太行听涛”。

今年夏天,老四所开始拆迁为文庙让道,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饱经沧桑的文庙,居然溯源至北宋。文庙的创建人,乃是当时的林虑县令王猎。这县令王猎可不是等闲之辈,他的老师便是当朝参知政事大文豪范仲淹。老师举荐得力弟子到林虑为官,兴修文庙,林虑自此文风大盛。近日,又传来

好消息,历代老县志记载过的多通古碑文物,在文庙工地出土重见天日,让人在历史与现实感受文化的力量。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石板岩广场,搞艺术的东方兄弄了个苍溪美术馆,收藏有许多名家的油画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流淌着太行的神韵。闹市中的鉴堂书院赢得了满堂彩,文化产业风生水起,颇有黄华书院的历史遗风。在大山之巅马鞍庙,本土画家栗天生老先生撑开了画板,太行烟云瞬间在画卷中铺展开来。在太行屋脊大脑海,摄影家寒冰刚刚架好相机,大峡谷雨后彩虹的奇观流云般钻入镜头。黄华村的得山居,剪纸大师靳林峰手起刀落,抗疫英雄的肖像剪纸呼之欲出,惟妙惟肖。任村赵家堰,七旬民间艺人赵会文老人正在专心致志地捏泥人,十万大军战太行,让人热血沸腾。笔名林虑山人的作家仕正兄,出了一本作品集,思前想后书名便是既通俗又贴切的《太行随笔》。淇水边的张海峰先生擦一把汗水如释重负,其担纲领衔编辑的《五龙镇志》油墨飘香,灿烂的历史影像尽收画卷。在山村村的巷子尽头,年近八旬的文史专家牛揆老先生正在挑灯夜战,付诸毕生心血的巨著《林州古诗词辑注》大功告成。与此相邻不远的朝阳花园小区,民俗专家王金金先生虽大病初愈,依然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继地名志、民俗志等多部志书后,姓氏家谱志即将登场。

传说,上帝洒落了一把珍珠,地球上才有了五颜六色和数不清的美景,那些三山五岳九江八河都是珍珠的化身。我一直相信,其中有一颗珍珠就落在了太行山区,变成了南太行林虑山。至于那些黄华天平、王相洪谷,还有润泽百姓的淇源潭漳,其实都是珍珠溅落时划过的美丽印痕!

南太行是造物主的杰作,林虑山是上帝的恩宠,对安阳和林州的文艺家们来说,实在是幸甚至哉。

峥嵘依旧,芳华如初,文化的大幕哗啦一下拉开,好戏会接连不断上演啊!

红旗渠赋

□李树旗

时光飞逝,星月依旧;春夏交替,万物枯荣。转瞬之间,于林州工作已八年有余;感慨颇多,唯红旗渠者思之难忘。其旷世伟绩,摇撼八荒彪炳千秋;其精神丰碑,激励魂魄历久弥新,赋以记之。

林县旧制,豫北新城,南抱中原,北引京师。枕太行而望帝岳;倚绝壁而划东西。诗经逸韵,俊采星驰之谷;武丁拜相,藏龙卧虎之地。汉设县制,魏施郡统;华夏风骨,一脉相承。县志有载今,史上多早;颗粒不收分,无以为继;逃荒谋生兮,他乡沦落;人肉相食兮,饿殍狼藉。水城覆水,羞怒悬梁自戕;张伯弃子,含泪骨肉分离;民不聊生,无奈天降大恫;山林恸哭,难觅官府中人。

睡狮怒吼,神鬼惊愕;巨龙振翅,国人猛醒。解放之初,杨贵林县初任,穷则思变,誓把山河重新安排;无中生有,群策群力解民忧。察民情,探水源,聚民心,誓誓师。旌旗猎猎兮,群情激昂;席卷太行兮,天地动容。任羊成凌霄除险,忘却一死生死;李改云临危受命,惊得山水无声;张买江子承父业,欣然前赴后继;吴祖太献身塌方,难舍一片真情。以洞为房兮,与星月同眠;以崖为床兮,与松柏共语;以风为歌兮,志强且初拔;以民为念兮,无坚而不摧。钲锤鸣,车轮飞,炮声隆;山头削,渡槽起,隧洞通。绝壁飞渠龙兮,吞云吐雾;琼液滚滚来兮,百姓沸腾。十年征战兮,历尽艰辛;血染太行兮,英雄悲风。

女娲补天,救黎民于水火;愚公移山,虽世代而不屈;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李冰修堰,半早涝于一功。此非凡之举,皆为世代所仰慕也,然,或为神话,或为传说,或为史载,虽不能与红旗渠并论也。红旗渠者,举卅万之众,古今未闻;历十年之久,中外皆叹。工程之浩大,削千山而铸万壁;工程之艰巨,穿众隧而越群壑;工程之宏漫,逾三千里而不止;工具之简陋,持绳纤而推轮车。炸药之来源兮,自取原粮以配制;衣食之保障兮,靠挖野菜以充饥。千群之无间兮,竞峰在前;纪律之严明兮,秋毫无犯;构思之精巧兮,干支成网;计算之精准兮,毫分无差。

启平顺,街群峰,碧水悠悠,奔流不息;纳干渠,泄支渠,斗毛如织,长藤结瓜。挽大行之绝壁兮,蜿蜒曲折;勾连峦之沿角兮,飞崖凌月;穿幽幽之涵洞兮,汨汨涛鸣;灌山下之沃野兮,纵横阡陌;泽振起之新城兮,璀璨夺目;润奋强之百业兮,民生殷殷;挽九天之明月兮,腾云戏雾;拥诸夏之怀抱兮,天宝物华。半世纪太行烟雨,历历在目;再回首红岩风云,泪湿彩襟。敬杨公之铁骨担当,感逝者之为民情深,赞千群之凝心聚力,叹百姓之智慧创新。凛然战太行兮,仙神遁而绝壁落;从容出太行兮,千城矗而工匠兴;豪情富太行兮,物产丰而民生益;悄然美太行兮,山水靛而版越羞。

嗚嗚!今太行之名扬,四海皆尊,无不争睹天河之美誉;太行之伟岸,汇聚八方,无不感涕精神之旷举。夫自力更生者,尊严也;艰苦创业者,恒毅也;团结协作者,胸襟也;无私奉献者,博爱也。彰炎黄之聪慧,东方神起;铸民族之魂魄,自强不息;颂文明之风骚,举世瞩目;蓄九州之荣光,潜龙腾飞。

嗚夫!山水之美,在于悦目;精神之美,在于悦心。千秋伟业,民无魂则怠;万代宏基,国无魂则凋。仰天地之阔,日月辉映河山;察阴阳之变,人间正道沧桑。世移时易,终为史诗;华韵流芳,精神永固!

结“穷亲”

□鑫河

初冬的一个上午,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驶进了岳飞故里汤阴县程岗村,车上坐着安阳市纪委监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董毅新、王海洪和市民政局救助科科长张鹏三人,显然,他们不是为了参观岳飞家庙。他们在通向岳飞家庙的十字路口转向东行,在一处低矮破旧而又整洁的院子门前停下。还没下车,就看到院子里的老人在向他们招手。

老人叫马道田,77岁,一个人独自生活,是村里的低保户。老马像迎接亲戚一样,把三人让进了屋里。三人坐在小板凳上与老马拉起了家常,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张鹏问老马:“低保金能按时领到手吗?”老马笑着说:“能,每月领198元。”王海洪对老马说:“有啥困难,及时给我们联系。”董毅新叮嘱老马:“少干点活儿,保重身体。”老马一股劲地点头说“好”。

三个人上车离开程岗村,董毅新、王海洪从后视镜里看着老马站在路边挥手目送他们的身影,脑海里浮现了与老马相识的一幕幕。

第一次与老马相见是去年的春天,安阳市纪委监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根据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需要,采取不打招呼、不去乡镇机关、不进村委会、直接面对群众听民意、直接察看困难群众生活情况的“三不两直”工作方法,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暗访农村低保情况。在汤阴县程岗村暗访时,有村民反映前一段时间“上边”停发了困难户马道田的低保金。暗访组成员董毅新、王海洪、李航随即步行到马道田家里了解情况。

了解到马道田的初步情况后,暗访组回到单位,及时向市民政局救助科送去了问题线索核实清单,市民政局救助科向汤阴县民政局发去了核实建议书。一周后,汤阴县民政局送来了调查核实情况,反映马道田有三亩耕地,每亩按当地600元流转费计算,再加上每月的养老津贴,综合算账后,达到了脱贫标准。

带着基层上报的调查情况,董毅新、王海洪第二次来到程岗村的马道田家。经过了解,三亩耕地由马道田的女儿耕种,女儿供应他全年口粮,还了解到半年前马道田因肠胃病住院做过手术,花去5000多元,由女儿支付,因为没有钱,马道田把平时的保药也停了。

暗访组马上意识到村里的算账方法不对,算是糊涂账,建议汤阴县民政局再次调查核实。汤阴县民政局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派人直接进村核实,并详细向村干部宣讲了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新政策,引导村干部取消以前那种“宁可漏保,也不错保”的错误思想,按照“提标扩面”的新要求,算明白账,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几天后,暗访组第三次来到程岗村马道田家。老马一见面就说:“县里、乡里和村里的干部过来了,算了算,说我还符合政策,又给我填了表。”大家一听,感觉问题在解决,但仍觉得不放心,又来到汤阴县民政局,要求安排专人盯着办,同时,要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真正打通农村低保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汤阴县民政局负责人表示,要坚决纠正基层干部的工作偏差,实实在在地把“救命钱”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一个月后,暗访组第四次来到程岗村马道田家,这次老马喜笑颜开,一见面就说:“吃”到低保了,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是我的恩人呀!”

这之后,安阳市纪委监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的同志们从附近路过,都要顺便来看望一下老马。村里人说老马在市里有了亲戚,同志们听了心里乐滋滋。

一枝一叶总关情,纪检监察工作连着民生与民心。奔向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纪检监察干部盼望着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太行冬韵(四首)

□风雨薇

山上已苍茫

谷底飞黄山已苍,尘风吹面几寒凉。浮云栈外徘徊久,悄与曾经论短长。

初冬雨后

雨后山青云雾深,几丝缥缈落风心。苍苍林木苍苍远,别有诗情向梦襟。

有雪

一山轻薄雪,琼色落风枝。岩壁分层面,云烟若有时。远村更缥缈,洁白与谁知。

雪落已晴

云白山顶间雾松,长天在野已从容。寒凉不过枝头雪,晴暖归来意未慵。

文化卫士

□冯玉芬

文化执法宜扬帆,遵循法律道路宽。百舸争流接力远,众人划桨好行船。



□曲海庆 摄

我与国货

□黄宁

我与国货的情缘就像一首歌,穿越了时光,带着回忆的光晕迢迢而来,美好、静谧,带着一些神圣的意味。

小时候对于国货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好奇身边一些以“洋”字命名的事物,比如火柴叫洋火儿,西红柿叫洋柿子,自行车叫洋车,新潮时髦叫洋气……我住在外贸公司大院儿里,每到收获的季节,公司就会临时聘用一群妇女聚在大院里挑拣鸡蛋、红枣、核桃,用玉米皮编织好看的提篮、提包,大人们说这些东西是要漂洋过海出口的。我有时也可以得到一点内部福利,比如折叠伞、尼龙裙子、卷发器、电子表。这让我意识到,物品是有好坏之分的,而好东西都是稀缺的。

或许是年龄太小,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新奇,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对物品的产地、质量关注,是因为我家买第一台电视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电视还属于高科技产品,需要凭票供应。国产的只有黑白,彩电基本靠进口,很紧俏。父亲买了一台东芝牌电视,那句著名的广告词被父亲翻译成了“偷西瓜,偷

西瓜,大家都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台换成了国产的熊猫牌,皮实得很,用了很久。国产电视开始迎头赶上。之后又用过长虹、康佳、TCL、海信等。电视逐渐变得普及,和冰箱、洗衣机等成为普通的家用电器,产品的质量越来越趋于稳定。多数人买家电首选国产品牌,因为结实耐用,价格也相对实惠。现在,国产家电已经从最初的亦步亦趋到创出品牌,走出国门,行销世界。

母亲有三样宝:宝石花手表、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皮鞋厂的皮鞋。那个年代,“上海制造”是质量的保证,也是潮流的风向标。手表母亲舍不得戴,一直到我读中学时又给了我。鞋子是小姨出差从上海带回来的,母亲穿了很多年。缝纫机是母亲的新婚礼物,她视若珍宝,从平房到楼房,从小镇到市里,几次搬家都不肯舍弃。直到现在,她还在用这台缝纫机为我们缝制床单被套、衣服鞋垫,她把四十年的时光密密地缝进了一针一线中。

自行车是大件。父亲喜欢黑色“28大梁”的永久自行车,这样的车稳当结实,像父亲的脊背一样,可以驮成袋的粮食,可以驮上下班的母亲,还可以在车架上安

个小座椅,成为宝贝们的专车。姑娘喜欢凤凰牌的娇俏,墨绿色“26型斜梁”最流行。那个时候自行车没有花哨的颜色,也没有繁多的款式,但庄重、典雅,是“低调奢华”的最佳注解。黄昏时,父亲把自行车倒放在门口,端一盆清水,把车圈、车把、车身擦得明光锃亮的,引得旁人一声声赞叹。这么敦实庄重的东西值得你认真对待,那是国货的黄金时期,人们信赖国货也珍惜国货。

国货除了给我们提供实用价值外,还似夏夜的一阵悠远的笛声,可以引发我们无限的回忆和认同感,回忆起一段岁月,感悟旧时光的流逝以及它引起的诗意的轻愁。国货的用途、外观、设计理念,就算与世界接轨趋同,也总会有一丝细节绽放出浓浓的中国特色,或是尺寸比例,或是色彩质地,或是使用体验,这些隐秘的细节在产品与使用者之间暗暗传递,如同传说中的暗物质,无形无态,但确实存在。今年过年期间回老家,和母亲逛一家小超市时,居然发现货架上有咏梅牌杏仁蜜,我喜出望外,一下拿了好几支。熟悉的杏仁蜜的清甜味,拍在面颊上清润服帖的触感,穿越二十七年的时空悠悠而来,

我似乎望见了少女时期拘谨严肃又充满甜梦的自己。就是这种感觉!

幸运的是这种感觉,现在又可以随处找到。老牌国货在沉寂了多年光景之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欣悦的视野里。曾经被舍弃、轻视、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经典品牌,以其云淡风轻地态势重新接纳了那些曾经迷失在花香时尚的潮流中的人们。现在,我不再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吃西餐,喜欢穿棉布衣服,买老品牌的护肤品,用国产手机。因为更多人已经认同,我们不再需要刻意掩饰物质的匮乏,也不必用价格来装饰品位。我们在选择物品时更从容、更自信、更遵从心意,更爱中国风格。洋货不再是质量和身价的象征,国货也不再是劣质货的代名词,转而成为品质、品位的保障。能够这样坦然地挑选,安心地过一种慎重的生活,真好!

物质带来的喜悦,或许不够纯净深厚;但由悦目的观感、细腻触感、安心的经验所产生的喜悦却是坚实可靠的,它如日子里的阳光、春风一样,抚育着心中那朵叫作幸福的花,款款绽放。